

紫鯉魚

〔日〕冈本绮堂 著

〔日〕三谷一马 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 译

紫鯉魚

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

冈本绮堂
おかもと きどう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〔日〕冈本绮堂 著
〔日〕三谷一马 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 译

紫鲤鱼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授权，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9-22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鲤鱼 / (日) 冈本绮堂著; (日) 茂吕美耶译.
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5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2805-8

I. ①紫… II. ①冈… ②茂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3986号

书 名：紫鲤鱼
作 者：[日]冈本绮堂
译 者：[日]茂吕美耶
出 品 人：周殿富
策 划：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：渠 诚
责任编辑：渠 诚
装帧设计：未 氓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：8.125
版 次：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805-8
定 价：20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代序

冈本绮堂

寂寥的盛夏日里

我不知道江户的夏天如何，但东京的夏天变化很大。

我少年时代，明治二十年^①左右那时，盛夏日里非常寂寥。当然没有电车，整个社会也不太忙吧，一过盂兰盆节进入暑伏后，上午姑且不论，下午阳光最毒辣时，路上会有一阵子不见行人，每条马路都鸦雀无声。尤其我们住的山之手一带，时常整个町内不见人影。在亮晃晃的烈日底下，只有追赶夏蝉或蜻蜓的孩子。当时的蜻蜓跟现今不同，都是成群飞来飞去。

烈日下的商贩

另外，走在烈日下的商人，都是风铃小贩、金鱼小贩或卖冰小贩那类，卖冰小贩喊着“冰哦，冰哦……冷冰冰哟”，边走边卖碎冰，五厘或一钱可以买到一大碗。

① 公元1887年。

之后出现卖中暑药的小贩，再出现角兵卫狮子。不知为何，角兵卫狮子时常出现在夏天烈日下，万里无云阳光毒辣的中午，远处传来角兵卫狮子鼓声时，实在给人一种夏天正午的感觉。

不过当时的角兵卫并非现今那种类似乞丐的舞狮人。以十七八岁的男孩为首，几个十二三岁干净整洁的小男孩，穿着崭新天鹅绒手背套和绑腿，脚上是雪白鞋带的麻底草履，三四人或四五人组成一队来，但他们并非四处到每家门前乞讨。只是打着小鼓通过，有人叫住时，才在那家门前表演各种把戏。因此，他们的表演非常有趣，这种街头艺人不知何时已绝迹，现今已成为单纯的叫卖小贩了。

烈日下也会出现卖西瓜的。他们边喊“西瓜，西瓜，甜瓜”边过来，生意相当不错。当时习惯用绳子绑住买来的西瓜，沉入井里冷却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井里浮着不知谁抛进的西瓜，却从来没听说有人偷走西瓜的风声。

洒水

日头下山后，家家户户会开始洒水。现今当然也会，不过当时几乎家家户户同时出来洒水，因此路上会热闹一阵子。

商家连掌柜、小学徒都打赤脚跑出来，身上只穿着一件用手巾缝制的内衣。小铺子则连年轻女孩也裹着手巾，赤足提着水桶走。屋敷町^①那种地区，则是书生和马夫或私人车夫全体出动。

而小男孩则半好玩地夹在之间喧闹。不仅吵闹而已，还会拿

① 江戸时代是旗本宅邸地区，明治时代则是文人、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。

出水枪乱射，洒水时刻走在路上时，有时会不小心让绫罗外褂袖子或下摆湿透了。

洒水骚动告一段落安静下来，家家户户屋檐下飘飞起淡白的驱蚊烟时，便进入乘凉长凳的世界了。

走马灯

不知是否因为下水道打扫得彻底，或逐渐人烟稠密，最近任何地方都很少看到蚊子，但当时除了下町某部分，几乎到处可见驱蚊烟，走在窄巷里，两侧人家飘出来的驱蚊烟甚至会让路人呛到，烟中朦胧可见走马灯亮光，也可听到蟋蟀或纺织娘叫声，行路上一片夏天傍晚的氛围。

走马灯不像今日，当时彩色的很少，大抵是黑影画，似乎大津绘或桃太郎、骸骨行列比较多。大部分商店都还使用垂吊的油灯，而在昏暗店头挂着黑影画走马灯，目的是一种凉气装饰。其他也有挖南瓜制成的走马灯或虫笼，这是商店手巧职人或小学徒的骄傲。

乘凉长凳

那时没有电车，也没汽车，马车和自行车也罕得通过，是不必交通管制的时代，所以日头一下山，大部分商店都习惯在店头摆出乘凉长凳。

乘凉长凳有长凳和板凳两种，乘凉长凳通常指板凳。板凳大

大小小都有，普通是一张榻榻米大，四只脚可以折叠起来——简单说来，跟今日的细长饭桌类似——上面搁着团扇和烟草盆，有人盘坐上去，也有人只在一隅坐下。左邻右舍都聚集过来，有人下将棋，也有人聊天，到处可听到热闹笑声，留住往昔川柳所说的“乘凉长凳又开始讲星座论”的江户情绪。

而指望乘凉长凳的热闹，沿街说唱的义太夫或新内节^①，或模仿演员台词的人以及唱祭文^②的都会聚来。若有哪一家的乘凉长凳叫了那些艺人表演，近邻自不在话下，连路过行人也会聚集过来，该地便形成一种露天演艺会。

毛豆小贩和虫贩子

其他还有卖深川^③名物花林糖^④的小贩会来，卖卦签的会来，卖毛豆的会来。卖毛豆的通常是小孩或女人，箆簋内盛着盐水煮熟的毛豆，揽在腰侧叫卖着“毛豆呀毛豆”地来，那时代毛豆一捆才四钱或五钱，所以买个一两钱便相当够吃了。这些卖毛豆的，早上多出来卖纳豆或蕻苳嫩茎，在夏天早上煮饭时刻边叫卖着“蕻苳嫩茎，蕻苳嫩茎”。

蕻苳嫩茎姑且不论，但毛豆的叫卖声听起来格外寂寞，夏天傍晚逐渐入夜，家家户户正准备收拾乘凉长凳，十四五岁的小女

① 两者均属净琉璃一派。净琉璃是日本传统说唱的一种，用三味线伴奏。新内节主要是情死故事。

② 最初是僧侣挥舞锡杖，吹法螺唱祭文。后演变为唱社会大事或事件来乞讨。

③ 北海道深川市。

④ 小麦粉加上鸡蛋、砂糖揉制，切条油炸，起锅后裹上黑糖蜜。

孩或背着婴儿的年轻主妇，捧着尚有剩余的箬篱疲惫喊着“毛豆呀毛豆”地来。街上灯火逐渐稀疏，路上也降下夜露。这种夏天深夜的氛围，与傍晚的热闹相反，令当时我们这些少年也萌生一股淡淡哀愁。

夏夜不可欠缺的正是虫贩子，现今虽也有，但当时买虫的人比现今多，卖虫的也多。卖虫、卖风铃、卖初午鼓，这三种商人绝不会边叫卖边走，江户时代以来他们的特色即是以商品本身的声音代替叫卖声，但现今已不见卖初午鼓的了，卖风铃的也逐渐减少，而卖虫的在不久之后可能就成为画中人物了吧。

夜市吃食

夏天夜市卖的总是大同小异，明显减少的是零售切片西瓜，西瓜上插着写有一片一钱或一钱五厘的木条，而煤油提灯映照出的红色汁液，也始终描绘着夏夜风情。然而，西瓜切片在重视卫生的今日已不再流行了。而且，几乎每晚啃食西瓜切片的我们，能平安无事活到今日也很不可思议。

其次是蒲烧鳗鱼，盛在大盘子上一串卖一钱到三钱，这也显著减少了。现今仍可见烤玉米的，但似乎已完全看不到卖煎蛋的了。卖煎蛋也仅限夏天，因盛夏期间鸡蛋容易坏，于是拿快要腐坏的鸡蛋煎了卖。圆形或三角形的通常卖五厘、八厘或一钱，虽没有任何调味，但小孩子都买来吃。

近年卖冰的也卖冰淇淋，当时顶多只有一碗一钱的冰水，或一碗二钱的雪花碎冰和冰汤圆。蘸酱油、醋汁吃的洋菜冻条一碗

约五厘，这也是小孩子的最爱。这种事——数来会没完没了。

烟火

不知是不是警察啰唆，最近在夏夜放烟火的也少了。偶尔有孩子在路上玩烟火，大家也都是玩线香烟火或老鼠炮之类的，好像不玩筒状冲天炮，以前可以随处燃放的。仔细想想，那其实很危险，却没听过因冲天炮而引起火灾的事。一个才五厘或一钱，当然只是往上冲而已，根本没什么火花。

还有一种叫鬼烟火，大小约线香烟火那般，烧起来会发出微弱的青色火光。调皮捣蛋的孩子点了之后，躲在澡堂巷口或阴暗小巷中吓路过的女孩和小孩。

盂兰盆节的草市

最后想起的是盂兰盆节的草市。最近行精灵祭的家庭也逐渐减少，而且迎火、送火时用的秋草也大多从附近蔬菜店买来，因此各地的草市似乎逐年凋零。不过以前的人大抵都会特地出门买秋草，各地草市生意都很好。

平日看不到半棵树的市内，草市当天夜晚化为往昔的武藏野，放眼望去到处积满了秋花和秋草，而在秋草间摇来晃去的盂兰盆灯笼，看上去像在草丛中忽隐忽现，呈现某种诗意风情。只是，这光景现今只能在江户岁时记的插画中看到了。

翻开旧笔记看，我十八岁那年（明治二十二年）的草市价

格，一根茭白笋二钱，三张莲叶二钱，瓠瓜花和白茄子五钱，看麦娘二根一钱五厘，麻秆三根一钱，红花五厘，茄子和瓜制牛马各一钱五厘。笔记上写着，当年涨价得很厉害。这样看来，之前应该更便宜吧。

大正十一年（1922年）《妇人公论》八月号

目录

代序

东京昔日夏景

〇〇一

洋人头颅

〇〇一

独眼小僧

〇三一

面具

〇四九

柳原堤之女

〇六三

紫鲤鱼

一一一

三个声音

一三九

十五夜请小心

一六五

附录

二〇五

江户城大奥

江户城茶坊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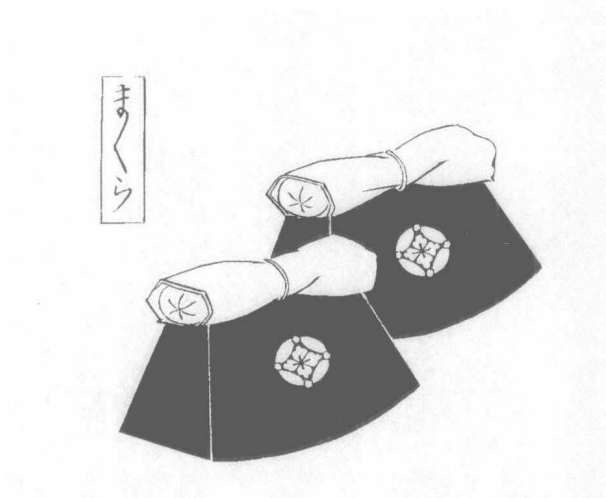
大奥构造

图版选

二一五

七夕・枕头・飞鸟山花见・质屋・露西亚水夫・岩龟楼・港崎案内茶屋・铸挂铰・鹤・打裂羽织・鸟屋・草履取・荒屋敷・伞下駄屋・能役者・生成面・酒肴与武士・能役者・鬼・柳下夜鹰・讲释场・材木屋・木挽取人・建具屋・瓦版卖・发结床・九尾狐・稻草人形・见世物小屋・缝物女房・叩表户女人・雪駄伞屋・竹子笠・盖着粗草席的尸体・踊师匠・御膳笼・食膳与饭桶・被叫醒的主妇・铸挂屋・睡在床几上的男人・金鱼卖・下駄屋・目明・木鱼・托钵僧・虚无僧二人・料理屋二阶・荒寺・荒物屋

幕末时代骚动四起，真假浪人横行江户，借口募集攘夷军费，四处行劫勒索富商。然今日上门者非同小可：摊在当铺掌柜眼前抵押的，竟是赤发红须的洋人头颅！



—

文久元年^①三月十七日傍晚六刻（六点）左右。半七办完事从外面回来，同老伴儿阿仙相对吃晚饭时，妹妹阿粲来了。先前已介绍过，阿粲是艺名文字房的常磐津三弦师傅，与母亲一起住在外神田的明神下。

“天气好起来了。”阿粲露出白牙笑着点头打招呼，“大嫂，今年你去赏花了吗……”

“没，哪儿都没去……”阿仙也笑着回答，“家里那口子太忙了，我也没时间出门呢。”

“哥也还没去？”

“这种季节，怎能去悠闲赏花？就算有分身都忙不过来。”半七说，“就算你扛着赏花手巾和阳伞过来，今年也不奉陪了。”

“哎呀，性子真急。我又不是为这来的。”阿粲稍微认真起来，“哥，你知道昨晚末广町那事吗？”

“末广町……啥事？发生小火灾了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为小火灾特地赶来通报嘛。那，哥果然知道了。真是应了‘灯台不自照’这话儿，明明是自己的地盘……”

“要是昨晚发生的事，应该早就传进我耳里……说真的，到底是啥事？”半七也稍微认真起来，面向阿粲。

① 公元1861年。



“在讲那事儿之前，老实说，哥，我想在这个月二十七日到飞鸟山赏花。可世间不安稳，本来打算今年不去了，但孩子们不肯，结果决定跟以往一样，大伙儿结伴去。听说向岛最近有不少突然拔刀威胁人的酒醉浪人，所以大家说，虽然远了一点，还是到飞鸟山比较好，目前连孩子已经有三十个人了，反正愈多愈热闹，要是能抽出时间的话，大嫂也……”

“你说啥呀。刚刚不就讲过不能去赏花了？先别管这个，末广町到底发生啥事？”

“所以嘛，哥……”阿粲撒娇说。

“阿粲也真机灵。”阿仙笑出来，“你想拿那事跟赏花交换？”

“不只大嫂，再邀其他五六人来……哥，好吗？”

艺人需要排场。尤其身为女师傅，为了让自己的赏花节目更热闹，这时期似乎忙着四处邀约弟子以外的团体。阿粲打算以此为交换条件，向兄长提供消息。半七笑着点头。

“好，好，但要看来是啥材料。如果真够好，别说十个二十个，五十甚至百来人也一定帮你找来。你就先说说看吧。”

“一定哟。”

阿粲叮嘱过后，报告了以下事件。她说，昨晚末广町有家丸井当铺，遭坏人强硬告贷。丸井在那一带是老铺子，昨晚四刻半（十一点）左右，有人前来敲大门。因为已过四刻，丸井没开门。只从屋内告诉对方，若有事请明早再来一趟，但外面的人依旧敲个不停。对方说，是银座山口屋有急事遣人来。山口屋是媳妇娘家，铺子佣工以为或许有人患急病，不由得开门了，结果闯进两个黑布蒙面且没提灯笼的男人，开口要佣工叫主人出来。他们身上穿着黑色棉外褂及小仓织裙裤，腰佩长刀。掌柜长左卫门看出他们是最近猖獗的勒索人，壮起胆子出来应对，向他们招呼说，主人自傍晚便卧病在床，有事的话请直接向下说明，两位武士互看了一眼，向掌柜确认是否真可以做主。场面看起来益发紧张，铺子年轻伙计和学徒都打着哆嗦，长左卫门则堂堂答称，可以代主人回复任何问题。

听到这胆大回答，武士们再度对望一眼，随后一人捧出看似很重、用白棉布包里的布包，搁在长左卫门眼前，说想以此为抵押借三百两金子，利息随铺子决定。掌柜更确信他们是勒索人，打算看他们取出什么物品，结果布包内出现沾有血迹的油纸。剥开油纸后，又出现个头颅，这下子连掌柜也心头一紧，其他人更是屏气敛息。

让众人大吃一惊的原因是那并非普通头颅——看上去不像日本人。当众人看清那似乎是红发红须的洋人头颅，一时恐惧更